

第四章 中庸內聖外王思想的探討

一、德性政治

天道性命相貫，天人合一，人極天極，開啓了中國儒家歷史文化獨特的動力之原與方向，這是在「終極關心」的常道層面上，彰顯了心性之學的內蘊。但在「現實關心」層面，亦即是外王的方向，中國文化的確產生了問題癥結。因此，牟宗三說：

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問題，必須從兩方面著眼：一是從政治經濟的現實面看，一是從基本的理想看。後者，即近代所謂「終極關心」的問題。對應於此，前者，我們也姑稱之為「現實關心」的問題，或現實性的問題。¹

現實性問題即是新外王—民主與科學的引進、生根與發芽。民初影響當代中國四大思潮的馬克斯主義、科學主義、新中山主義、儒家的人文主義。其中爭執的焦點之一即是傳統與民主科學相容性的脈絡問題。

當時的當代新儒家，面對著西方的宗教、科學主義以及形上迷失凝聚而成的意義危機年代。一致強調繼承、發揚孔孟程朱陸王，以成為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根本精神，並以它為主體來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學）和西方哲學（如柏格森、羅素、康

¹ 牟宗三，《時代與感受》，台北，鵝湖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頁三七一。

德、懷特海等人)以尋求當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現實出路。²

身處困局，面向未來，重新檢視中庸內聖外王的合內外之道，或許可以從沈澱中挖掘出新義。

中庸順著孔孟系統一脈相承，孔子心性與天命相貫，由仁來搏造內聖外王之志業。仁者先培養其主觀之仁心，復按其能力所逮由近而遠，以推廣其客觀之仁。始之於家之孝道，終於博施濟眾，天下歸仁。論語云：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公治長）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衛靈公）

仁在孟子客觀化為每個人的性善四端之心，由不忍人之心擴大施行於政治生活，那即是不忍人之仁政。孟子走的路徑同於孔子，由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皆以仁為基礎擴充為政治作為的德性政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

推恩，足於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梁惠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公孫丑）

孔孟仁心及性善的四端之心，既存有又活動，不但是修己成德，還因仁心之不容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層層推拓出去，成己成物。因此，論孟的人性思想，非僅是個

²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頁三三六。

人成德之道，還期冀所寄寓的團體、社會彼此信任切磋，共謀德性生活的精進，追求群體的共同善(common good)，展現了「縱貫橫攝」的儒家義理特色。

(一)儒家的縱貫縱生—儒家的天具有道德創生的意義，天不僅是宇宙論、存有論的根據，而且是人內在仁心道德的超越依據，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諸義。因此儒家的義理有「既超越又內在，既內在又超越」的說法。

(二)儒家的縱貫橫攝—縱貫創生，詮釋了道德本體的創生真幾，由無執的無限心來創生萬有萬物，但是對於有執的現象世界，又如何加以執取呢？否則現象界將漂流無依，無所掛搭，又現象界亦不可脫離道德創生的本體，要不然根本無法圓滿的證成縱生的關係。

儒家內聖外王之路，涵蓋家國天下，但以道德心量去涵攝，發展的結果恐遺漏了現象世界的執取與證成。牟宗三用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的詮釋來解決本體與現象界的問題。但牟氏一說，仍是「體用渾淪，豎說橫說」的「一本之論」，而非「縱貫橫攝」的本體釋學。³

林安梧認為「縱貫創生的關係必已包含了一橫攝認知的關係」、「體用是一縱貫、創生的關係而不是一橫攝、認知的關係。當然，體用之為體用，它不只是這縱貫創生的關係而已，而且這縱貫的、創生的關

³ 賴賢宗，《體用心性：當代新儒家哲學新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九十年，頁二三五。

係必已包含了一橫攝認知的關係。」⁴

縱貫橫攝，則從性命天道走向家國天下，由成己擴展到成物，從無執到有執，由本體到現象界。仁心發用，來自宇宙創生本體及仁義內在之不容己，必然會由縱貫邁入橫攝的生活世界。但是，內聖外王，道德涵攝乾坤的惟道德主智主義，卻也滋生了泛道德的流弊，導致無法矗立民主政治，開創邏輯科學，僅是縱貫縱生的天道性命相通，而匱乏認知的縱貫橫攝的執取關係。

二、誠體政治

中庸也以誠為核心，展開成己成物、內聖外王、縱貫橫攝的生活世界場域，茲先摘錄相關條文，再作解析討論。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第二十章）

此節說為政在於得人，而得入之道，在於國君之修身。人能修身，便能虛己，能虛己便能以己心推人心。若能如此，則民眾便會興發，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充分流露出德治

⁴ 林安梧，《存有、意識與實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五二。